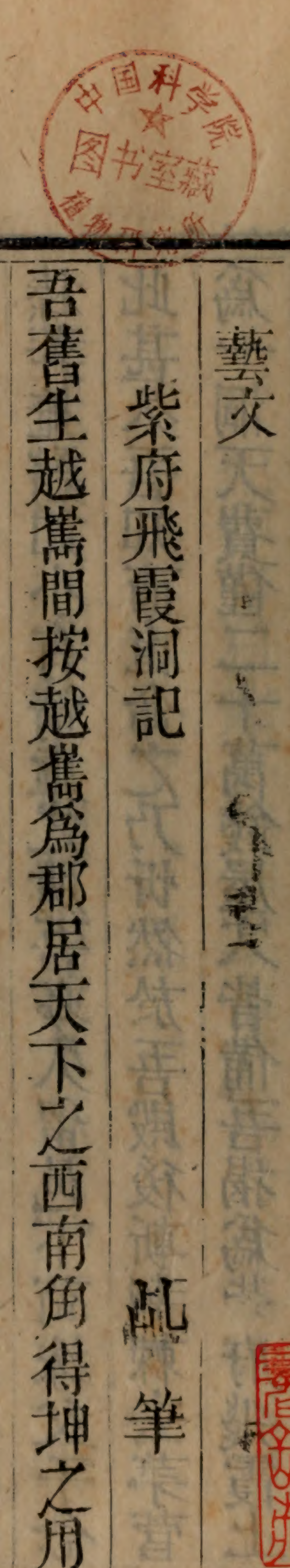

重修梓潼縣志 卷四



重修梓潼縣志卷四

知縣事蓬萊張香海重修

藝文

紫府飛霞洞記　乩筆

吾舊生越巂間按越巂爲郡居天下之西南角得坤之用在漢時戶僅十四萬其俗多營窟版屋而息如上古穴居野處之世其地則多土曠巖穴接黎之邛筰都雅之靈關迨自唐大斥土宇包東荒而郡縣之民不堪命越巂遂與腹裏壤斷土隔眞人幸敵偃兵息民執玉斧而劃棄大渡



者乎然東山舊祠與自丙寅逮今年丁卯始克有洞穴而洞穴不成於他人而成於苟洙父子亦有數也一日苟洙父子欲紀年月曰此事非神其誰宜爲君亦爲忻然親書於石開禧三年六月十八日記

予觀神君親書紫府飛霞洞記落筆精妙王羲之十七帖飄逸近之而端勁不及命詞簡遠李令伯陳情表深醇近之而雄蔚不及君晉時人詞翰皆晉時風度體骨不凡豈塵世可得而擬議者耶宏治十年四月提督四川學校副使王敕謹跋

之外越嶲遂淪嗚呼吾將安歸當以黎雅爲鄉也黎之邛崍關有靈應洞乃吾之變化所其俗醇厚簡古如周民好善堯民可封其地襟帶巖巒如泰華之磅礴峨峨之嶙峋吾嘗愛而居焉近奉帝命往來全蜀至則寓之以行化恨榛莽掩翳如小有清虛之所吾必久留邑下苟洙父子念此甚久吾知而直命之乃忻然於吾殿後斬荆棘去茅萱爲一洞天費僅二十萬錢屋穴皆備吾揭爲紫府飛霞上以示吾不忘故鄉之意下以期有志於攀鱗者休哉蒙山之下亦有變化之所矣後之人有能自勵而期爲汗漫遊

摩層霄屹然巖巖其間可俯而入焉則空洞博敞如堂如
室苔駁古狀奇怪空妍誰開混元蓋偉造物然則始知夫
山林獨隱之士一坵自足窮年忘歸亦何必察耕父於淸
泠送白日於豚谷然後爲異也旁得舊銘隱磷餘字卽大
觀元年崔司業融首涖茲邑高禖有禱刻石斯存地緜古
觀廢非一祀沈君必將復其層構招置遺流以識前修以
彰令躅漁陽李洛客評之曰夫躁靜根性興廢繇人昔邱
明與孔聖同好惡今吳興發文公之勝槩恬智之域若合
符然矧沈之力政嗜學實希曩哲斯境也適於斯時爲不

石堂院高涼泉記　唐營田判官李汭沿客

魏城縣南五里有長嶺雖岷峨支派似無他異其陽崖産高松涼泉夏不知暑其陰賫藏虛境恠石人未之造攝令吳興沈君超好古之士爲政之暇冥搜得之異日予乘軺南來沈君謂予曰山無泉不靈泉非山不清然凡嶺突兀雖大而頑汚池淪漣雖廣必泥艮不並也我有奇矚子能覿之乎予齋戒以往果有所驗其始至也則風杉一山玉溜潺湲泉籟成吟笙竽匪禁登之灑然如謁羣仙心意自殊若與道俱橫石如隕匪鑿匪礱傍架絕壑根山不落上

下風祗訪高躅寓目增慨臨文永懷不腆之詞輒紀其年月云爾元和四年三月三日記

高涼洞石刻

左綿郡丞合陽冉木震甫以賑饑行邑遵倉使郭公命也初議春正杪已而復續始二月庚戌至五月戊辰魏城以戶計一萬二百三十有一以口計三萬五千一百八十有三散廩以碩計六千四百一十有六纍纍來赴者各無菜色生意復囘邑令韓奎文丞高尙年簿楊中立尉范年之龍安簿尉邑人鄧丹祖皆分局聯事者散賑隙日相與步

朽矣後之好事者亦奚必陋今而榮古哉元和四年閏三月十二日記

崔文公魏城縣靈泉記敘　唐攝魏城令事盤道縣令　沈超

崔司業融當久視元年涖斯邑也刻靈泉記於此巨石焉迨今百年矣人莫得知超以公餘覽盧照隣放生池碑於西墅有好事者大梁文縱曰昔崔文公有記存於石堂觀焉遂不俟車馬蹶然而至薙離披之蔓草鏟狎獵之封苔烏跡依然𨺗磨𨺗礴嗟乎以公之德而發跡於斯以公之文而翳薈於此百年已降後進君子曾無稱之者超叨承

西山得爲柱者十有六爲板爲楸者半率巨壯力敵百鈞

板其趾穿植柱柱爲三門壓以楸又爲方砥層累於兩柱

之間架木爲梁閣其上凡二十楹其廣如溪從有十八尺

飛簷列楹丹雘輝明氣象偉傑北道千里行者創見經始

於淳熙巳亥十月之望斷手於庚子二月之朔是役也費

甚廣僦工飭材而民不知橋成越四月水大至濤鼓風洶

與梁爭高而砥柱屹立飛閣渠渠若丘陵焉驚流無以用

其暴於是可以紓民之役而遺行道之安也適濟舊號大

其字以揭之庶後之君子由其號以知其實有以敬其事

田疇過石堂訪高凉洞頂禮靈湫廟有年佇看林林含哺鼓腹吾人復來此把盞一笑豈不樂哉諸公曰然紹定巳丑夏震甫書

通濟橋記　宋魏城令　尹商彦

縣西蜀道長安道襄漢畢出於魏城縣車輿步騎往來日繩屬縣繚大谿深二十尺廣六倍官舊爲梁叢木壘土歲漲潦不能支蕩去吏循故牘徵木於民得大小六百章迺復就民勞於成毀病之而販負細人適當壞多涉溺溪之上有爲浮圖幢石者招其陰魂也予爲之宰始命發石於

焉得不腐余曰過不在石人謀不善也余向嘗謂溪病二
方而橋産三患何者橋突出於水之要衝一也支撐者小
而未疏其行二也架梁截枋力不甚健而版石廹蹙三也
有此三患非人謀不善何古之善用智於水者要使橋不
知有溪溪不知有水夫是以終久不壞今爲橋而先產三
患則是欲去害而反增害也昔人之病蜀江而欲折其犇
衝突蕩之勢必驅之於灔澦之下使之盡力以與石搏待
其氣挫力屈然後透迤隨順以成舟楫灌漑之利今石門
巨浸白三十里之遠凡五合而至是喧騰勃怒暴聲如雷

是年秋余秩滿去邦人具石請記以文謝不能姑爲誌其略

重熙橋記

余出都城上北道以至龍溪自北而南有橋曰惠遠橫截石門氣象磊落心目開明駐馬良久喟曰溪病一方而橋瘥三患後必有徵不十年予爲涪城宰經過此地而橋壞已久巨石缺折縱橫道左如分著布算行者苦之余眎瀆江居民老耄者詢橋壞之故對曰歲久石腐而壞余曰歲則有久石焉能腐曰橋自宣和之癸卯今五六十年矣是

從道彥從自涪城抵書謂石門橋復成知是橋之最詳者莫如余求爲記余既述濱江問答之詞因又爲紀歲月橋初基於淳熙之巳酉而落成於紹熙之辛亥建屋凡七八楹高二丈九尺闊一丈三尺長七丈四尺金工石工木工土工竹工約計三千八百有奇其費三千五百餘緡皆附近龍図鎮進士周𥌓奭𥌓尹弟兄義捐不謀於衆以成其事可嘉也巳初汝南周道砥平樂善之心老而益堅好禮之誠富而不驕𥌓奭𥌓尹其二子也周君傷是橋之久壞悵道路之不通謀欲復建有素矣未幾而病顧謂二子曰

彼方求所以泄其怒者而舊水道窄無餘是何異驅蜀江於灧澦者哉又況重以三患而欲橋之不壞難矣老民曰設有欲復興是橋者將何以救三患而藥一方之病余曰相距谿流最平之處然後建橋必無逆水之要衝則一患去矣大爲支柱疏其行列庶幾可以避激二患去矣枋梁健利力敵萬鈞使商人往來於版石之上寬緩而不迫蹙三患去矣繼自今有復從事於此而不易吾言者雖千百年不壞可也余後解秩涪城入爲吏部郎中又出領夔子憲臺又兩以言事去職家居謝客炷香燕坐一日故舊白

之屬率皆祖道倡導之予又喜周君之知人橋名重熙蓋以創於淳熙而成於紹熙與天地共悠久無疆云紹熙二年九月丁未朔朝奉大夫前夔州路提點刑獄兼提舉常平等事陳季習記

魏城徐邑侯捐置學田記

徐侯爲邑三年百廢具興凡邑之闕典畢舉焉曰學校其一也學宮自政和增築之後歷年滋久支傾補壞取其一切邑之士既寡且貧隷於學者不數人莫之廩給每大比應舉者率不滿百幸而貢於鄉又幸而登於省縛手無策

石門橋者吾欲改作久矣舊橋無屋應屋而樓之非特除水患且可壯觀瞻我既病志不能遂汝兄弟恐不能獨任香巖院僧祖道可入也每事委之足矣雖然是橋去吾家不遠而事有興廢不可知廢則復興壞則復修仆則復立爾子孫雲礽誓當自主之不可令他族汨亂吾志也二子唯諾余聞之歎曰是橋必成成則必不遽壞何者周君之言肅然如在上者當有以相之也比聞夏六月朔大水自魏城漂溺橋樓者凡四五獨石門橋樓屹然如故噫爲非其應耶橋之經費既取辦於周氏自經費之外茗鹽資助

虧掌籍之胥欺其租之出入彼愚而賤無責也有以懲之斯已耳垂紳搢笏而命之曰官挾册讀書而命之曰士莫非自孔氏者亦可以無欺矣昔蘇文忠公爲其先人施書四板問所以守之要其極必歸於爲人子而有不忍之心者然後不敢以必求爲快今學田之置事雖不類而理何以異此凡吾之所經畫以爲學也又推其餘與士共之使曰官曰士不忍欺其所自也則守之之法將安用過求如其果欲欺也則其所爲將有甚不恤於名教者而吾獨柰且何哉若曰盡其在我聽其在人斯可矣雖然亦安知其

爲裹糧計侯曰嘻是何可不爲之經畫於是樽節浮費得錢一千九百緡買中田一頃而置之學歲籍其入凡學之繕葺士之廪給皆於此取辦又籍其三歲所入之餘預計偕者即資之名之曰桂華庄其租之出入不以屬之縣而屬之丞且俾士之隷於學者參之縣總其綱謹其欺也既以屬之丞又悉具其成規以聞諸州而行之縣嚴其法也圖其畝之廣狹稽其租之多寡刻之石而監於議道堂左右之壁間以詔方來與其久也雖然自古淑法未有久而不弊要其可守在人不在法今夫鄉曲之民斯其租之嬴

宿友詠周詩相予泰運則以忠孝而左右斯民柄我坤文則以科名而造就多士每禦救於災患彰感應於覯懲貢舉之令再頒考察之籍先定賁飾雖加於渙汗嶽稱未究於朕心於戲予欲人才輩出爾丕煥江漢之靈予欲文治昭宣爾濬發奎壁之府庶臻嘉貺以答光寵

文昌祠記　明人失名

文昌靈應祠在七曲山梓潼縣北七里為送險亭言蜀棧道之險至此而盡也亭居巖畔下為龍潭巖間時現赤霞世傳五丁力士遺劍處間發寶光少進為鳳山路東接鳳

無賢者之繼於後又將增益以廣今日之美意夫何歎足
悉侯曰然乃記之侯名　字子尚秩滿受代新辟西河倅
嘉泰三年四月望日廸功郎綿州魏城縣尉史記廸功郎
隆慶府梓潼縣尉范于進撰並書

元仁宗延祐三年七月日加封輔元開化文昌司禄宏
仁帝君勅
上天眷命皇帝聖旨維明有禮樂幽有鬼神妙顯微之一
貫在天爲星辰在地爲河嶽形功用於兩間矧能陰隲於
大猷必有對揚之懋典蜀七曲山梓潼文昌帝君光分張

仙跡其石上向如磨高三尺許上肖聖像據胡牀盤坐再北升爲應夢臺象八卦中有石牀壁間繪應夢事跡臺右晉柏一株其形盤踞如虬龍色含蒼翠自晉代傳於今幾三合抱躡峯頂爲望水亭而觀止矣世傳文昌事殊不經詳載化書中

文昌行祠碑記

明給事中邑人　何光裕

天道何言二氣鼓其機矣世運靡常百靈効其用矣大哉神乎翊贊造化而歲功成主宰民極而彝倫叙者乎文昌帝君炳曜上清兮光列宿周雅興詠則孝友昭宣晉代發

凰山又里許爲千佛岩土鐫壁城無量數像咸飾金彩旁鐫紫府飛霞洞記上覆以亭而摹畳者競取焉前爲飲馬池池水恒滿從此道入即忠孝樓祠中之阜門也樓累三層高百尺自楚黃鶴而下莫之與京樓後高歒臺始與樓之二層並上奉文昌殿左右安鐘鼓兩廊置配享皆秩秩有則後爲桂香殿月粟秋飄一邑盡染彌月猶馥是爲蜀王府建歲時焚修無缺左即風洞景前爲送子聖母殿祈嗣者駢集轉上重階爲啟元殿又上爲天尊殿前爲八方臺以觀天象由樓北行亦陟重階爲盤陀石有坊曰盤陀

上齊尊太乙比崇南極人文有專司桂祿有常柄蓋德懋而帝簡勛豐而秩優以此人事揆彼神理諒匪誣矣梓潼之疆七曲之岫廟貌實雄蓋搆自昔邑內故有行祠則邑人告虔歲時昭答休貺庶幾格思以妥神馭而作者至於雨暘或愆沴戾數至有司薦其明馨士女伸其禱懺以禦大災以捍大患有其舉之何可褻也因循弗葺頽陋弗稱歲在乙酉神忽臨焉附語視尸奔走黎庶千里響從百費雲集又出良材於土藏起貞珉於水瀨地不愛寶人各輸誠逾月而門殿舉匝時而樓廡成增陋以宏易弊以飭永

祥則聰明亶錫彊節吾蜀示跡尤異稽諸傳記悉有明徵若憑虛者可以談無何唐宗見枯柏之形若執一者可以圖遠何宋臣收獲嘉之績惟達晝臨易形宵憂陰兵附於王鐸助順紀於艮翰此其最奇者餘亦難縷數然罰淫庇善動必依於忠孝垂訓立辭事咸準於道德欲拯大劫先務正心是反經之旨也冀開文運惟求達本是大學之序也乃風行寰海化洽衆生頑廉懦立變澆納淳凡有聞而惕若言乎遠而不禦則帝闕之象魏重宣聖之鐘鐸再振矣豈非闓闢天樞綱紀皇度者哉是故功累益隆付高無

錫在下吳會棲眞越雋息駕覽觀名勝七曲是　呂大憫梦
濁普示道分乃奪惡魄亦誘善衷震以厲雷吶以清風草
心易慮陰教斯通翼翼離殿萬姓佇瞻神昔遠遊凄涼冉
冉神今戾止華榱錦襜駿走豆籩秩祀孔嚴佑啟邦家益
衍繁祉康我乂民歲時稔美秀結梓山縈紆潼水斯文在
中萬億靡毀嘉靖己酉年二月

曲山新開三伯佛記　宋　杜侓

凡天下名山洞府聖跡所在公路必爲佛像所以示聖境
也惟七曲洞天未有侓到即欲爲之父老云去廟南不里

愜森穆詎獨偉觀而已竊謂彰於無方隱於無朕者在天之神也協於至公感於至誠者在人之神也星辰河嶽兩儀有象日用飲食百姓不知以相質而多疑謂設教之爲幻又何說矣帝君扶正黜邪敦俗貞化廓清國步乃宗社奠甯極褒崇於歷代焉扶植八紀乃士民永濟遍祠祀於宇宙焉矧夫降神故里棲神舊室幽明之所交暢精英之所感通必有相是役者安能測其際哉粤當肇造赴義有徒迄茲兩紀二三存者憶創始之殊常懼功緒之易泯礱石講記期垂不朽銘曰赫矣神德握符元化爰命　於帝敷

心已肅然萌於中跬步不敢懈矣此向區區今日鐫佛之意也其可不書嘉定庚辰五月廸功郎隆慶府梓潼縣主簿提振廟事新奏差資州資陽縣令主官勸農公事眉山杜律記

重修七曲山文昌廟碑記　邑貢生薛鏞

文昌帝君爲宇內文教之宗凡道經七曲山者莫不虔誠肅拜第廟宇雖疊蒙各　大憲修理及　縣主培補而案前燈油不能長繼瞻拜者遂不無琉璃闇淡之感乾隆丁未秋署劍州吏目譚公景陶湖廣衡州府鄠縣人瞻拜之下即

許有懸崖揭道旁其高如闕其方如切俗傳謂之神印往年有匠欲鑿之斧鑿纔動雷雨即至如是者數四矣聿曰嘻有是哉此殆帝君之意欲留以爲今日用試以之爲佛帝意可占矣遂命工鑿爲巨像者三小像者十有一雷亦不動雨亦不作衆然後信因命沿道五百里內凡懸崖所在皆鑿爲佛得三佰尊自是道路歡聲不絕豈非視聽之間有以起其善心使之然耶繼自今吾蜀士夫謁七曲者入是境先覩雙松佐神之威嚴繼覩沿路松官之森列繼覩夾道諸佛之顯見雖未見帝君而起敬起畏之

述大畧以爲好施者勸外加韓應旂價銀四兩共銀六十兩整所有田價契約一紙並存做會錢文俱係交廩生曹文豹監生劉正昌經管生息時乾隆五十三年十月吉日公立

修理文昌廟記

署邑令 蔣士椿

文昌帝君仁孝存心文章司命自晉唐迄今薄海廟祀欽崇尊奉其所由來者遠矣梓邑城北二十里七曲山實爲帝君藏修仙蹟廟祐在焉按其地山勢盤鬱象應斗杓萃星嶽之靈孕文明之秀洵稱形勢古栢參天緜亘數十里盜

有樂捐燈油之舉又恐將來不獲持久爰捐清俸價買縣西上坝宏仁堰韓姓水田三畝踏明界址東至行水溝任儒宗田為界西至馬世賢田為界南至王錫福田為界北至蕭永英田為界共價銀五十六兩隨即過撥七曲山帝君廟項下載糧銀二分四厘招佃收租外又捐錢二十二千文並田畝託邑紳士經管生息以為每年燈油之費是舉也燈良宵於不夜光騰太乙之藜照蕊榜以飛黃色映郎官之署行見烺烺炳炳表隱幽而荅陽明俾照耀於千古者非公之慷慨竭誠有以勸其盛哉是洵不可泯也耶

侵剥乎爰倡善緣襄成美舉命椿經理厥事丁未仲冬庀材鳩工越戊申春季工竣復其舊觀式煥新模既丹既雘輪奐莊嚴從此巍峩深邃靈爽式憑光炳玉衡人文蔚起賢大憲修葺盛舉烏可忘厥表彰哉餘縉千餘命椿值産以爲歲修香火計既落成謹誌顛末以勒諸石時乾隆五十三年戊申夏月也

施茶捐屋記

魏城巡檢傅淑和

文昌帝君大廟臨大道往來行人恒多瞻拜憇息於此每逢盛夏酷熱炎蒸山高泉遠煩渴實甚余攝邑廳篆展謁其地

千百年於茲矣第閱時既久風雨剥蝕丹堊無色歲丁未秋方伯王公京旋入廟瞻謁棟宇漸即傾圮時椿謬署梓篆相顧而示曰

帝君生而仁孝沒爲神靈余讀陰隲文大洞經諸訓覺世牖民功媲鄒魯我

朝文治光華起軼前古而西蜀夙稱文藪代有傳人其爲神明所黙佑而興起者何如也矧茲山之靈斗樞儲精輝聯奎辟本生平之實跡著明德之馨香海內人士更有親切而樂爲瞻仰者玉書金簡有嚴有翼可聽其庭榭頽摧苔蘚

爵督爵堂勒　批據該縣詳覆裴典等上控白映壁等侵衿串

吞一案奉批仰布政司核明飭遵詳册並發仍繳奉此查

此案既經該縣訊明白映壁等並無得受僧如印銀兩其

經管　大廟賬目均係實支實銷由縣核明造册詳報有

案亦無串通工書以少報多透漏侵吞情事係裴典賈調

元捏詞瀆控業經責懲免其重科裴來祥賈恭誠胆敢違

斷復霸殊屬藐玩應如該縣所擬懸不應重律杖八十在

於該廟門首枷號一個月滿日折責發落另招妥僧住持

嗣後裴賈二姓永遠禁止入廟滋擾並將縢稟補充之禮

日欲設施茶水亭以解煩渴惟是事期經久一時屋宇未就而余又往來兩地住留靡定此願莫遂心輒怦怦然不安者久之適今春　廟前有邑人楊元自置店房三間欲售余喜其房院在山遂捐俸錢置買招客佃居歲得租錢拾千文用爲每年夏秋施送茶水人工之用並附入廟內交董事按年經管庶不盡不竭源源相濟勒之貞珉用彰盛舉尤望後之人共相體念俾行諸久遠云爾嘉慶三年戊午孟夏月

勅制憲禁褻賈一姓入廟示　　邑令吉

有所應與世之梵宇琳宮迥然大異又安得以其桑梓而
忽之
帝君曰吾以黎雅爲鄉則職是之故帝君生於周武王乙
巳歲得唐虞大訓數篇爲世名儒又得大洞仙經讀之遂
以儒成正果宣王時爲卿大夫與尹吉甫南仲方叔同朝
賦沔水白駒之詩繼而宅幽君山遊神雪嶺歷峨岷背井
絡蜀北行化劍嶺司衡蓋周時已在蜀矣周衰秦惠王思
併蜀爲石牛五婦之計帝以儒服諫蜀不聽遂失其國王
悔爲帝立廟此秦時立廟於蜀之始也漢初爲如意太子

生裴永儒裴永禮賈錦繡賈玉美等草除以杜裴賈二姓藉詞復霸之漸均應所議完結除呈覆外合即札飭爲此仰縣官吏查照來札奉批事理即便遵照毋違此札等因奉此合行抄札曉示爲此仰闔邑士民及住持人等一體知照嘉慶十二年九月二十日示

新建文昌閣記

國朝邑教諭潘永澈霞溪

梓邑文昌修道之所也文昌之神在天下無在而無乎不在何桑梓之足言然一十七世兩字傳心九十七化千秋不墜雖褒封綿於歷代祠廟遍乎寰區而誕降有眞棲神

草殘碑斷碣字跡模糊父老言及每爲低徊道光戊戌秋縣王周溎任時和年豐嘉禾成瑞意建斯閣以復舊時之規爰命楚南袁君緒玉高君登財田金玉陳興黃尙文高登樑李文煥龔三善等董其事募衆成材閣高數仞爲兩重上奉　帝君像每年正月十二日帝君自七曲靈應宮下巡城廂內外都人士皆賓鴉金猊恭爇沉檀畢集於斯以迓天庥而除氛祲則帝君於桑梓之地當更有親焉者是閣也誠爲梓邑之形勝南有大橋文塔北有七曲鳳山東有鑾鍪西有鰲岫其鍾靈毓秀當更有異焉者則又安

至宣帝時報諸呂之仇顯邛池之化東晉大溯水之捷末
與姚萇而致鳳山之訪李唐時元僖二宗幸蜀一則爲萬
里之迎儒山謁帝一則爲栢柏之衛客布祥雲趙宋而邅
淵有烈安丙有示帝自序云由周迄宋炳靈劍嶺大半於
蜀故或降鸞於七曲或列記序飛霞出幽入明之奇績懲
惡勸善之嘉謨炳炳烺烺可細按也大哉帝乎本經天之
大業爲兩字之心傳雖褒封隆於歴代祠宇遍乎寰區而
惟梓邑則更馨香較著夫非以桑梓之謂哉邑之迎鳳門
外一里許明時建有文昌香火樓今則廢兀頹垣荒烟蔓

述僭蜀徵之不起使尹融持毒酒刼以公侯之位業歎曰
君子見危授命何誘以高位重餌哉遂飲毒而卒光武平
蜀詔益部表閭圖像紀其高節惟昔西漢之衰莽以矯僞
陰移炎祚士大夫靡然從之如揚雄者號爲一代通經學
古之士亦且甘心美新之文自貽白首投閣之禍業乃能
見幾肥遯秉義不回迨公孫之僭逼遂殉節以成仁詩人
所謂明哲保身孔子所謂守死善道業皆有焉以視揚雄
其人品高下相去豈直什伯今去漢世遠墓久湮没然忠
義大節炳在書册過其鄉則思其人而首邱之地舊無專

得不以文昌桑梓為重是誌

增修漢議郎李公祠堂檄　明安綿兵備僉事　戴　鰲

為增修祠墓以表忠節事案蒙巡按四川監察御史李批本道呈據梓潼縣申蒙本道案驗該縣造到憲綱冊內一款古帝王先師先賢陵墓社稷祀典祠壇常須潔淨有損壞者即為修理仍禁牧放樵採查得本縣石馬壩有漢議郎李業墓一所今已不存等因本道經歷石馬壩考視李守壁所樹石表與冊相同按漢書業為梓潼人志操介特平帝中舉明經為郎會王莽居攝以病免避匿山谷公孫

縣張琦率儒學師生親詣水草廟看得廟止一間又且卑陋應須添二間爲正祠東西增修廊房二間爲神厨庫需用木植磚瓦並添造龕座供棹等項估工料銀九兩九錢九分查本縣自准詞訟抵罪銀十兩五錢現貯在庫堪以動支又訪得遺墓見在所樹表石依山半坡其眞派子孫世遠失傳等因申報到道據此爲照爲政以風教爲先士行以忠義爲大如漢李業秉道履節無愧聖門顧惟首邱之地以無俎豆之祠應將水草廟改爲祠堂已行該縣照議處置所計工料費亦無多合應俯從所請行令將庫貯

祠不知梓潼之士亦將何所興思本道查附近石馬壩有
水草廟一所士人謂爲文昌祠夫文昌之神自有七曲正
祀梓潼民俗材秀不興鄉有先哲而不知師顧乃專事禱
祈是謂失所趨向本道職司風紀應以義增修爲此案仰
本縣即將水草廟改爲李業祠堂其堂室門垣龕座器物
有未備者估計工料申來定奪仍令高年博識之人訪求
遺墓及其眞派子孫以爲奉守祠堂之計春秋量備祭儀
率儒學師生以禮奠拜庶幾因仰止而興景行之思邇遺
風而起廉頑之衾其於綱常未爲無補等因備行本縣知

先生漢末獨行之君子也蓋棺論定顯名於東漢我明嘉靖丙戌冬僉事戴君鰲按部道梓潼繹先生之闕觀表石而懷賢野人依稀指其藏玉之所訪之邑士則曰故有碑莓苔剥落文字漫漶不能辨惟表石則近時劍守李璧所樹而於先生行實之詳蓋闕如也戴君歎曰先生節義載在史冊炳若丹青今闕墟猶識人則忘之矣夫從容就義處死實難板蕩之時忠節乃見先生值炎鼎沸裂獨抱孤貞含笑蹈義後之人聞遺烈者莫不興起也入其鄉而不知其人可乎況表章先賢國有彝憲風俗教化機自上行

贓罰銀兩如數動支修建刻期完報仍乞定著祠名特賜書額其春秋祭祀或行該縣量備祭儀奠拜或乞轉爲聞奏著之祀典則不惟先哲頼以表彰而後人亦有所風示理合呈乞照詳蒙批該道崇正黜邪之意溢於言外誠足嘉尚依擬施行批呈繳來以憑酌處奏請繳蒙此擬合就行爲此仰縣官吏照依案驗內事理即於自准詞訟抵罪銀內如數動支嚴督工匠將祠堂刻期修理完日具由申報以憑轉報毋得遲違

漢議郎李巨游祠堂記

明贊善　綿州　金　皐谷菴

命太守劉咸强辟之先生舉病以辭咸怒曰賢者不避害譬如彀弩射市命薄者先死將以非禮加先生客有以殺趙鳴犢之事語咸者咸乃止因舉方正莽以爲祭正先生病不之官隱藏山谷絕匿名跡終莽之世公孫述僭據蜀地素高先生之行相屈先生傳以侯伯之位不則以藥劫之尹融致述之命曲說利害先生歎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親於其身爲不善者義所不從君子見危授命何乃以高位重餌乎辭益不屈融知不可奪欲其入內計妻子先生奮然曰丈夫斷之於心久矣何妻子之爲遂仰藥而死

爰拓俗祀曰水草廟者將爲屋宇而祠之遂白其事於巡
按侍御李君東侍御亦以爲然曰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崇
正黜邪諧於政體壹急圖之㦸君乃計慮授邑尹張琦竣
其事大較增舊三之二中爲祠堂三楹旁翼以舍二爲庫
爲神厨前爲門周垣秩秩肖先生之像龕座器物煥然具
陳春秋奠祀用妥英靈於是琦與邑庠訓導孫紹先奉㦸
君之教徵文以紀之𡗝考史傳先生諱業字巨游世爲廣
漢梓潼人少有忠操介特授詩於博士許晃漢平帝元始
中舉明經爲郎會新莽居攝以病免杜門不出應州辟之

生壯節若秋霜烈日百世而下仰其丰標求為執鞭而不
得者奚啻天壤之不侔哉嗚呼自元始歷今千有五百餘
年而祠宇聿新過者必式有若耳目之所逮者亦可知天
理之在人心百世以俟而不惑也昔人有言士之遇於時
有四才也位也時也命也仲尼有才而無位卒老於行賈
生有時而無命終於一慟惟先生位不稱其才時與命兩
值其奇天蓋不憖一賢以全其節以警世之瞶瞶者吾於
咸遹又何尤焉戴君方欲求先生之子孫俾守祠而復其
役但世代綿遠莫可推尋惟飭厲在公使邑人崇敬有司

孔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先生以之述聞而大驚蓋負殺賢之名遣使弔之賻贈百萬子輩逃不受蜀平世祖詔表其閭益部戴其高節圖畫形像嗚呼忠節於人乃天理民彝物則之正在天爲列星在地爲河嶽在物爲禎祥見之者親而愛之聞之者敬而慕之有弗然者其心死而其性賊也當莽述稱亂中間才知之士爭獻符命以頌功德以揚雄之通儒不免於投閣之辱餘子沙蟲何足算哉然計其一時所得今已爲飄風過雨澌盡而無聞者不可勝紀間有奮迅以自見者適足以穢談塵而汚汗簡其視先

七曲山　廟食清河張氏　分三翁皆授　誥勅

知廟綿歷寖遠迨爾子孫相承考係第一翁之下考之祖承尚父　垣皆　齊家有祖風烈一鄉之所欽慕　皇宋癸卯乃生考諱燾字子厚爲兒童時穎拔不羣鄰里　戴之不敢犯以非語與長者言論必嘉其有老成氣至七八歲稍知讀書課誦精勤事師專謹老不敢忘李見之必恭畏奉事語人曰此吾張家克也爲人不敢忘本類皆如此既壯益堅其志所交雲霞之友莫紀其數與華山逸人陳子　最厚得其離坎至要之訣

祭掃時祀之儀靡不舉其心力之所至其所以慰忠魂於
九泉激頹風於丕振有德於桑梓之人多矣臯生也晚封畛
接先生之鄉里見茲道揆實慰夙心第登山莫知其高測
水莫知其深固陋不揣遂書列傳所載以詔其邑之人士
若先生之子暈逃逋之聘竟免於難與同時閭中譙君黃
之子瑛以背脫君黃於死者不可以先後論是父子德門
所鍾吾表而出之以詔夫世之爲人子者

宋故張子厚嵓記　　鄉貢進士張　光

自越嶲眞人受命上帝乘風雨聲騎白驢飛昇棲於鳳凰

列發石而清泉流既結茅茅於兵戈久戢考嘗與外甥王
景曰恐時有擾攘患斯乃避難之所以副吾蛻身嵌巖之
願乃金石工　高巖越三十年而成前爲齋厨中置石
碁盤旁有三室可容數十人寢後有石楠下有石牀
拱遶迴映帶恍然如世外之境眞壺中天地不可加也後
數十年朝廷有金冠之難蔓　居得始信考爲先見六
十八歲感風疾語予留養於潼江居一月命長子曰
吾疾　取馬來　扶其上據鞍加鞭驀大江至嵓下舉榜
上巖坐定喜曰吾至此樂矣乃令諸子就　侍養踰年

自固其身一生無微恙又 憂得學佛僧法謂前論苦
空祖道心勤智氣一言相與遂同約遊襄漢入武當守南
嵒外之遍歷禪林 官楷和尚舒勤川勤一見無不即
可考亦自知甚明自信甚篤愷然曰吾可以返父母之邦
矣遂 一詠怡然自得四方僧道及有 求見者日
至不絕考 待之無稍倦容 重佛經道書諸
懷因讀陳希夷文慼蛻身巖巖之語有志效之 其所
偶與道侶飲酒於客室旗亭得地於荆 榛間私喜曰
此吾終焉之地也遽買其地使役人以鑿之 而嘉樹

爲爲僧遺之行糧遣之南遊後出世住持陰平垂鴻寺孫

男四士　士士源士湖玶次適仇儷次適趙世儒次適

王仁政亦早亡一未嫁考平生所爲信於鄉黨　諸四

方自有知者　此終始之大概云以上殘闕壹百壹拾餘字照舊刊刻並未增減

宋張光墓叙　樂至教諭邑人何顯達

梓潼爲　文昌帝君桑梓名流輩出自漢唐以來傳於陳

壽志於常璩表於范柏年吟於李商隱以及孫樵文同後

先記述而凡邑之名公鉅卿高人逸士莫不各得彪炳於

天下宋元而後載筆亦繁求其能紹承祚祈舊華陽士女

疾加重終年後止藏於此不得移動紹興辛亥年四月三
日終於岊時享年六十九歲諸子 治命以 至日掩
壙考平生賦性長厚輕財樂施好周人之急 明尊道
自幼至老 生見 伐林木生於毫末或以錢
免之與人買賣依言與之未嘗論價朋友 必盡禮
好飲酒敬客 其誠娶本縣回水里何氏簪纓之族
懿行爲宗族器重不幸早世不復更娶 王氏 甲第
南北忻慕次曰 娶鄧氏寡於言敏於行好閒居 克
有父風季曰光娶 氏考方教之俾儒道何景儒姪居了

地窮徑絕士大夫艱於採奇故莫能知雖樵夫牧豎知之
而不能識其文是以苔蘚剥蝕埋沒榛莽荆棘間歷數百
年不能顯著於世也由是推之則邑之古蹟勝境湮於流
俗人之耳目終無傳者不知凡幾獨子厚也歟哉邑太學
生大儒弟大中世居石鷄稱伊高祖傳言咸以壽爲始祖
邑歲進士潘君永澈已叙其事兹大中以母氏高時八旬
守志五十餘年常諭令敬重根本遂邀同族長貢生天賜
等復爲光豎墓表而徵文於予予以表彰先哲裒輯遺文
學者事也爰爲推其失傳之由指其可信之處俾網羅散

者落落焉渺不可得矣　國朝康熙年間邑侯袁公奉檄輯縣志草創未成乾隆辛丑石屏朱公再纂嘉慶庚午仁和曹侯重修當時搜羅採訪非不周備第憲限促迫刻期藏事其於世家大族人物事跡必謂無遺漏焉殆不敢信也邑西北十里許石雞水與潼水合水西懸巖有宋故張子厚嵓記其文係壽子鄉貢進士光作世呼爲侍郎坟據文則壽爲文昌後嵌巖蜕身之所夫一代神明之嗣近在郊野由宋元明經今數百年終無人焉綜其實事敘其淵源採入邑乘表爲　聖裔者何哉大都以記在危巖間

恍若脫塵氛而與造物者游遠視之層樓疊屋岌立於林巒紫翠中若圖畫然一劒南奇境也歷年旣久未有爲之記者會釋本相偕欽印誼予請記以垂不朽予以鄉故弗獲辭謹按請狀質以聞於父老者寺之創始明果首葺馬鳴次達天封寺永樂間復尋幽營大雄殿兩閣於此名曰寶蓮菴高侯恤其憇淡而不忍奪其所志祖稅附不以方外待之成化初

上毁淫祠命趙蓮幕分勘欲仍統馬鳴適得觀音殿前池中古碑額有道光寺三字餘苺苔剥落莫能辨衆果之爲

失者有所証據且以爲張氏實録若夫壽之紹祖風光之承父志與越嶲貞八之一氣相承者則自有崑記備載讀者當自得於意言之表謹志

道光寺落成記　明庠生　葉蓁

道光寺距梓潼東三十里馬鳴寺之別院也脉發武連臂摅七曲迤以三字缺以長崗帶以香水繞以七泉展玉皇左山麓甃大雄殿翼以兩閣突出俯依天王殿軒窓松靄鐵馬鳴風石爐香篆閣廡庫崢嶸相聯外壯沙門幽通苔徑殿後陟石級而上兩觀音殿尤峻凭凌水池沉碧浮光

抵岸災患纏縛隨處而安靡惰畏將如械自脫惡人侵凌待以橫逆無嫉將如獸自奔是道雖元竊嗣是者即勝境而繹此自不覺入於慈仁廣大之域而其道益光不惟寄趙君可顧名全寺之意抑且不徒予之記也今本相白氏之宦裔也儒雅通醫瑞順欽印祖出本土而守已有餘皆行道不能悉書故一時緇流號有材局者必曰本相苦節清修者必曰琦瑞順欽印而追其垂裕之艱者必致念於明梁云按葉氏家譜纂爲庚辰進士上林之五世祖

新建廣生橋記　士民

陰有所降趙君以及此高侯意復得全道光之名自是復顯然猶草草未備果傳以悟通再傳了秀琦瑞順繼建殿臺監立大王殿續傳本相欽印相造石爐三座欽印監兩觀音殿迴廊廡庫一十餘楹雖各派自營每得鄉眷貲助所丹漆堊黝規模軒豁視昔有加而祈禱遊觀於茲盛矣顧道光從役民事歸甯父兄幾希於家人不可無一言以闡其教但佛道宏肆演迤莫之可竟而得道光之說者獨西山寓言轉語最爲親切其曰以利慾熾燃爲火坑以貪愛沉溺爲苦海壹清淨烈燄可以成池壹警省覺船可以

地好生之德以愛養民人而其長存生生不息之意於斯橋亦可觀矣是役也創始爲難全終亦不易惟公思深慮遠幾費籌畫復命其鄉善士陳鳴皐同諸領袖董率經營無糜財無曠工以重利賴於不朽我等共樂其成謹述其原委而爲之記

興修宏仁堰碑記　　士民

梓邑大堰引漑西壩變瘠土爲膏腴永享樂利原其興修之舉功非一人而成事非一歲而竟也乾隆三十一年羅江民王化隆攬修河堰衆議堰成時凡用水之戸每田十

梓邑治北二十里赤溪河上通江劍下達梓綿商販行旅趾踵相接河舊無梁夏秋水漲行人病涉比年馮險衝波委魚腹者往往不乏其爲民患匪今伊昔矣我邑侯朱公涖任九載興利除弊爲民生計者無不至爰諮紳士耆民謀建石橋先自捐貲倡首勸募闔邑士庶靡不樂從經始於乾隆庚子秋九月至辛丑三月而橋成昔之嗚湍長流化爲康莊砥道焉落成之日請於公命名曰廣生蓋自今以往無復有褰裳厲揭冒險於驚濤駭浪中者其爲保全生命不亦多乎且公自下車以來凡施政行惠悉仰體天

水各戶齊集堰口及上下堰渠驗明交楚各戶欣照原議按畝抽一之五撥償玉山等工費自茲以往堰堤溝渠每歲修淘設立堰長四名輪流報替經理修築疏濬之事一切費用於用水各戶照畝均攤出備並設催頭八名開單分催交納應用噫嘻水利農田養民善政而公蒞任以來孜孜於是厥功克成若有默助者焉此公命堰名之意也謹將修堰原委及立定章程勒石以記

宏仁堰水規碑記　張香海

梓潼西壩舊係靠河旱地水利之興自乾隆三十一年羅

畝抽一畝五分以償興修之費稟明前邑侯夏公於縣北
龍潭寺水口修築因其處近山夏秋水發堰堤易壞連修
數載未就三十七年冬邑侯朱公蒞任下車之日即以教
　為務爰命邑監生曾玉山唐英邑民方榮等捐貲續修
親詣查勘相度形勢移堰口於上游老鴉洞截流為堤開
渠引水自三十八年起工至四十年春間水到西壩溉田
種稻計二千二百五十餘畝盡成沃壤其利溥焉請於公
錫以嘉名曰宏仁蓋堰在七曲山下分潼江之水紆折引
溉利賴無窮無非神之賜也堰工既成玉山等偕西壩用

壩未受水糧議入書院費用所云三筒車者惟李家壩一處而高家賈家裴家三壩未曾言其有無筒車至乾隆四十六年堰成立碑於龍神祠註明撥價工費設立堰長催夫於放水之若何輪期筒車之因何增架亦未詳載於道光五年因又有董元發等公懇示禁均水之請前任劉公國策諭定引水溝渠寬窄深淺註明尺寸堰渠車水只准用龍骨車不得紥紮筒車現已有田三千餘畝歲值栽挿下流堵塞何可高安門坎窄砌夾石約計西壩田畝分作五股山下而上次第灌放相安日久逮咸豐八年四月余

江民王化龍攬修河堰數年未就至三十七年前任朱公
簾命曾玉山唐英等續修起工於三十八年竣事於四十
年其時僅開溉田二千五百五十餘畝名曰宏仁堰至嘉
慶二十二年鄭宗成陳作梅等懇請丈明下田共三千二
百一十一畝零用水花戶共九十九戶每畝徵科糧銀七
釐四毛四忽二塵共應徵加科銀二十三兩一錢三分零
有案可稽朱公復牌示每年栽揷時堰水分東西中三溝
使水從下而上灌溉田畝彼時據鄭宗成等供詞只稱李
家壩筒車三架高安門坎窄砌夾石下流不能通暢且伊

文治學周等小筒車十一架既無坎石阻水夾石亦修砌不窄距下壩亦遠飭令照舊管業裘有元等大筒車三架輪戽高大原因水低田高非小車所能灌溉惟門坎石尺寸過高夾石尺寸太長核與道光十二年馮壽祥等丈量定準尺寸不符着裘有元等三處將大筒車三處內夾石改小長以五尺爲則寬以六寸五分爲則門坎石不留其小筒車十一處夾石仍留門坎不准復安筒車不准改大每年放水之期東溝應管田畝較多係屬長流中溝自活佛寺分水溝以下作爲三段三天三夜西溝兩天兩夜先

任內馬起長與鄧起江爭水互毆一案當經斷結西壩堰長吳年通郝達等公稟現時筒車已增至十四架之多李家壩裴姓三架皆高坎窄石下流阻抑各等情余親往勘驗計從李壩起裴有元起元方元大筒車共三架俱安夾石門坎石賈壩裴興發興貴大筒車二架賈學周學政學興益得文治小筒車各一架賈玉山玉珍等小筒車各二架此十一架俱無門坎石均有夾石通共筒車大小一十四架訊據賈裴各姓僉供有文約印約為憑旋據裴有元等稟訐堰長等揑詞妄控五年五月十一日集訊斷得賈

有山巋然特起縣之東北境外是爲梓邑之鎮大鶴山人
高簡奉其兄洞蟾子之命著山屐偕雲外客相先子幽宅
萬山中爲覔洞蟾子棲眞之所山人與二三子御風而往
馬首延佇則懸峯插雲漢古木蓊鬱中有刹曰霜風至則
道上人者先迓諸石逕矣廼迤邐尋徑而上憇禪房之幽
凌木末之表唯時方暑松風冷然侵肌膚山人曰霜風哉
茲之謂乎乃與二三子凝神碧落藉草而坐猿鳴鶴唳迴
若宣歌茀之知也白晝儵瞑皓月滿山山之麓有樓上人
所新搆復登其上眺之其西有山峭拔環峙峯側千嶂星

儘下壩五日五夜之後上壩再行均放每年放水十日内裴賈壩讓出五日五夜不得轉動筒車如若不分溝渠私行挖截恃强佔放許令堰長指名稟究除將田地入官仍治以應得之罪念我梓邑土瘠民貧以水爲命不追裴姓隱水糧之故不追各壩添筒車之由倘案立時久又敢於十四架筒車外任意私添筒車拆毁送官嚴加懲治此予曲體民情之實心該壩紳民各宜安分守法勿輕聽浮言勿唆起訟端是則余所切望者因爲判立石以紀

雙峯山寺記

明雲南參議緜州　高簡公敬

能刋山作洞而延之必有出乎吾言之外者矣月峯唯唯依崖爲屋以望紫氣之臨山人信宿而返旹嘉靖丁酉孟夏承恩郎刑部主事高簡書

雙峯寺記　高簡

巳亥秋八月高子登東山之麓披蒙籠循山徑崎巖秀剎崒駐馬眺焉由東而北岧嵽乎諸峯幵崿蜿蟺躨跜如龍如蛇星羅腡次不可殫紀百里而近望見兩峯崷崪對峙上下插蒼穹於是策馬而前歷嶇嶮以上至止其中松柏蓊鬱殿閣輝煌參差巖麓高子曰壯哉覺皇宮乎僧正道

拱於南月華臨之如霜雪然且寒塘碧映陰潤漾光夜未午而月已懸於峯之西矣山人謂道上人曰月峯哉若之有也上人曰吾未知其有曰其無爾月峯乎上人曰吾未知其無山人輾然而笑曰其幾矣其幾矣夫蟾光獨露萬岫咸輝千水澄空金波維一方吾與子之眺茲峯也若非一境也及嗒然而忘也潛乎無始超乎有形而泯泯乎有無之上則月與峯乎何識然吾愬爾子久也子月峯耶月峯其子耶吾亦不得而名之矣月峯不自已更究其旨於山人山人曰吾兄洞蟾子者窮大道之蘊將究竟山中子

也穫焉圖之耳夫吾祝髮以崇是教也雖弗能臻上乘然
爲蘭若以事金仙攝吾衆畏心而弗納於邪庶或有輔焉
高子曰唯唯否否吾嘗涉閱貝葉矣若以有象乎罔象哉
夫有象之象出若罔象罔象之象出若無無夫無無也者
天地罔握厥化鬼神罔闚厥夷曷宮室乎有哉夫八也者
胚腪之委蜕也烱然炳靈者涅槃妙心喀然彪應者過化
轍迹夫然故不滯其象象乃長存不然若也之胷懷創建
也則有若象也夫有若象象斯木石耳矣是故知無象之
妙者斯可語上乘之道不然近取若身肝膽胡越也矧物

逕以至於是踏雲根捫蘿逕憇柴荆發長嘯縱淸吟則團
團萬嶺霮䨴雲覆俛焉若前若羣衲皈依兜率而二山者
巋然平高以下若瞿曇之與阿難展座具而拈花以示之
也須臾步𢊍殿中飛欄軒翥丹雘澔汗再步之而後殿巳復
步而後亦殿巳雲楶藻棁龍桷雕鏤厥若初覯循廊而南
以西堂曰祖師又移而南以東祠曰龍神東歷階而上以
北樓之顏曰來月爲楹五樓之南踐苔𣏌而下爲庭之楹
五庭之隅爲小楹四樓之東爲禪關之楹三蓋自祠以上
敝者新𦾔樓以下新者創高予曰嘻嚱克茲哉正道曰道

司王事高簡記

兵科都給事中何公忠節祠記

明提督四川學道勞堪

衆人之生猶死而殉其死君子之死猶生而殉其生衆人生無益於當時死無聞於後世一於朽焉耳矣君子固生且死而道則可貫死生故得以不朽而存乃其所以異也嘉靖三十年石亭何大夫爲兵科都給事中鯁直敢言事公卿以下皆敬憚之時咸甯侯仇鸞守大同請宣大開馬市尚書某又言無馬者得以牛羊易粟麥大夫上疏曰臣

物哉不然殿閣羅胭土石塞塗法眼睥睨咸屬船若不然靈光罔象化爲臭腐顧如象也何於是正道悚然疑所圖之非高子逌然而笑曰吾非病若也欲若知超乎有象之外然後嗣汝圓覺罔遺若教假象以悞之於無垠高子旣詔之乃視其周垣新築者百有三十尋曰斯築也若之功也夫上乘之道勇焉耳矣若築是垣也如白牛任重能無力乎少焉盤桓山巒蔭柏之下蓋數萬餘株謂曰爾知庭前柏樹子已乎道黙然倏有省高子將别去道挽其馬止焉志其事予旣去而亦忘之矣嘉靖十八年秋刑部湖廣

夫之深何則患臨事窮奮激中人可黽勉而效烈大夫之自信也與惟身可辱而朝廷不可辱身可棄而國體不可棄擴大奸抗大議以衞社稷而甘鼎鑊非見道篤而浩然獨立於兩間者弗能也故予爲之書使聞其風者亦可以興起哉提督四川學校按察使司副使德化道亭勞堪撰

何公祠神道坊記

明保甯郡守上虞人潘艮貴

忠義在天地間豈非貫金石耀日星彌久而彌光者哉梓潼何公祠創自都憲劉公其春秋享祀動支公費及編簽守祠夫則出自督學蔡洪吳胡勞諸公院道府州其爲旌

聞吳王聽太宰嚭與越粟越勝吳而霸王旦請貯粟京師詔德明來取德明終身不敢背宋由是言之其所繫不可不審竊見尚書某謀國不忠鸞持二心疏奏天子怒廷杖死踰年鸞事覺飲鴆仍尸斬海內人士以大夫直諫知鸞必誤國謂忠且智云隆慶元年天子詔録諫臣贈太常寺少卿有司置祠祠成大夫之裔子儼乞余紀其事嗟乎大夫之死固所謂不朽而存者耶而其異於盈凡人也固已遠矣大夫忠直自信往往見於搏擊之間直言正色赫赫動人及其忤權奸死而不悔其素所蓄積也然不足以窺大

大夫功非小補雖祠之天下亦宜奚獨梓潼哉何也奸莫
過於開邊釁逆鸞請開馬市尙書某又從而和之朝士
林立惟大夫衞國敢言雖數奇杖死無遺矢敵退京師
翕然以定當是時大夫之功在社稷義莫大於扶綱常抗
疏後天下曉然知罪之魁無踰於逆鸞尙書某去鸞亦
尸斬一時在位者皆懲鸞勵忠逆儔絕黨當是時大夫之
功在天下且著蔡本兵日久節制三邊咸知韓范當是時
大夫之功在四夷而祠之梓梓固大夫之故里云余於是
未嘗不斗欽岳企而歎大夫之度也隆慶元年詔旌諫臣

表君子以爲義舉也祠在縣治南與李公祠睥然相望斯亦可謂文獻之邦矣往令皆嘗補修而鉅麗完善則自今丁令謂廣風教者崇芳烈茲祠藏嘉樹鬱蒼間不神道不坊碑誰復知者殆非所以啟觀感而作士氣也乃捐廉買魏榮山地深長抵路爲神道爰立坊扁而表章之復購貞石二於七曲山之巔立之日闔境老少無弗抵祠羅拜嗟乎忠義之動人若此丁令以予相知深請記余維大夫社稷之臣也成仁取義千載高焉余素所與遊而傾心者其何說之辭夫定傾者世保大者食澤流者思祠之言思也

周垣植以秀柏題曰表忠祠大夫諱光裕字思問號石亭嘉靖辛丑進士將事者知縣丁仁主簿張鈿典史吉天艮教諭周於用訓導王文用署縣事劍州判官秦滂萬歷四年六月朔記

晉柏記　明邑人歲州學正趙彥

凡廟宇之垣多樹木木之宜多植柏柟幹新甫之柏著於書詠於詩得非取其經冬不凋蒙霜不渝乃能歷世久而獨得其貞者耶是故泰山柏堯山柏御史臺柏或因柏而名地或因地而名柏自古記之矣七曲山來自漢陽三百

贈太常寺少卿封妻沈氏恭人蔭子儼所以崇德報功者尚未艾也嗟乎大夫之忠義貫金石而耀日星彌久而彌光者如此蓋忠義本於孝友積之也厚故發之也光大夫與兄水亭光祖世德作求素稱二難猶子倓僖佖皆足匡世炳業外戚劉汝績綸紳王之屏李二陽李庭王寵羅儲才姻親王調元又一時薰德之盛大夫之風將不與卿山並高潼水並長乎於是覩功則思其人覩碑則思其功謁祠則思其忠居人過客瞻望咨嗟咸知公有祠云祠凡三楹中奉大夫像旁室二大門一神道坊一前抵官道繚以

學正邑人趙彥記

胡邑侯重建西巖寺記　　明邑人仇　儲

嘗觀世運如環筦樞在廟堂固已尤賴出世者能爲住世而梵刹設焉宋儒云金官蘂地之說猶可使人爲善夫豈無徵耶若興復古刹非仗巨力弗克故寺曰西巖創自北宋摧圮成墟僅存者碣上殘文草間遺址耳憑弔者傷之辛未歲巖端放靈光祥煙炳曄隱隱現菩薩身恍西竺景豈非上眞之精英亘古不息乎時居民蒲貢學等觸景躍心欲復其舊而困於力幸胡侯培象教捐俸命修之工用

里許至七曲而山脉稍露爲盤陀石石腦後有晉柏高五丈餘圍計高之一巔如龍如鳳根如石如距其腹堅實而冐益肥潤雖文昌亦云故舊來訪余先槁晉柏觀此則知此柏與文昌而生可與泰山堯山御史臺諸柏同名於世而不朽矣詎非神物呵護而能若是哉予愛之重之乃列石爲欄防其有傷於此柏也用以告後之人知此柏之重於此山此廟者永爲梓潼之喬木有自來矣歌曰維潼之北柏振陀岡博厚高明披拂靑蒼卜柏之壽悠悠洋洋與地同久與天齊長萬歷二十二年三月誥封文林郎嶶州

浮寄豈若侯之綏神人結善果哉余少禪慧不能點綴功德祗倣頭陀寺之故事而概紀之并勒年月於石慕西巖以登眺或續遠公之燈者永有所考鏡云侯名邦助號氷艭南直皖桐人令梓六載餘崇禎八年十月林下葆素道人仇儲譔

請旌節孝記

明邑令 謝應祿

丁丑冬賊既陷梓城搜山熏洞玉石俱焚慮無不求生而軀命自惜者乃或以逃焉而死或以溺焉而死有官以職守死士女以綱常死嗟嗟此時生固不易死尤未易也不

有需遂於岑阿營臺殿殿成粧菩薩凡幾座與現像相肖夫菩薩者普濟之稱分如來之妙用而鑒澄沙界恩拯刼塵者也寶塔金姿工緒頗竟喜寺之合興矣公謀立碑事余曰宜哉夫境內神人惟侯是依侯造民福而奉神明自學宮及文昌觀天封閣鳩繕俱厎績茲舉數百年盡瘝之寺煥然復新其功尤鉅侯乃金粟後身耶矧此寺脉聯長卿何宊兀也鳳山朝對苞栩之彩高翔龍潭逶漩鱗盪之紋長湛慈月與法雲垂蔭曇花偕林鶴獻禎猗歟轉境見樂國矣昔淵明造素榻於廬山靈運種白蓮於嘯谷情猶

聖朝以孝治天下光被無疆文昌開化梓里涵濡彌遠偶遭厄
運有孝義節烈若而人起而砥之非歲寒之松柏乎以此
確聞栁賓東之堅守母柩而被殺其妻劉氏殉夫媍栁氏
死節十歲之栁友蘇殉父母相繼投河此其表表最著者
也若張鵾翼救父偕女鄭起龍捨身全母童年之史應昌
抱祖投巖郭家桂及仇氏殉祖難倫紀持之甚固張爾奇
罵賊被焚王鼐罵賊受及可稱不屈其妻陳氏捐軀赴火
與趙氏誑賊自沉蒲氏救夫捨命張氏抗賊粉身均凜凜
然有丈夫氣神人共灼鄉閭通稱豈可令其湮沒不彰惟

佞奉命尹兹邑萬馬馳驅陰陽爲患三月朔日抵縣荒凉悽慘耳目殊不堪觸惻然急於招移掩骼恤災問傷隨歷上下兩鄉遍紀存耗詢當日景象咨嗟涕洟者久之是時諸生稍聚進而言曰民地荒殘之慘詳之難民册籲懇請賑至再至三諄矣懇矣惟是殉忠殉孝若署篆詹公抗懷赴難上臺業已疏聞若髦士貞女如梆賔東張爾奇張鵬翼劉氏梆氏蒲氏諸人晶晶烈烈可不申請以表揚之乎嗣相率具呈到縣細核其行眞得節孝之道橫塞推準彝則所以同好乾坤所以不毀誠敦風敎之首務也

而勒諸貞珉崇禎十二年六月知縣謝應祿記

周公禮殿記

漢初平五年蒼龍甲戌旻天季月修舊築周公禮殿始自文翁應期鑿度開建頖宮立堂布觀至甲午故府梓潼文君塯造吏寺二百餘間四百年之際璇璣離常玉衡失統豪傑并兼入懷僥倖戰兵雷合民散失命烈火飛炎二都之舍官民寺室變爲灰燼留文翁石室廟門之兩觀禮樂崩壞風俗混亂誦讀已絕（四字不明）夫禮興則民淳樂興則國化郡將陳留高君（四字不明）典境迄斯十三載（七字不明）救民塗炭

柳門受禍最慘天經獨全鄉賢公之所培植信不誣也錫之旌典庶慰幽魂通詳臺司奉撫憲批柳賔東等或以子殉父母或以妻殉夫或以孫殉祖或執節不回或罵賊不屈犯鋒刃而不怖赴水火以如歸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仰縣建祠崇祀又蒙按學兩臺暨守巡府廳俱允行覆查案在詳報上請旌卹以光泉壤特候旨下建坊立祠次第舉行不佞將掛冠歸雖一邑凋殘之色未能頓起而標此奇行異蹟固足以興起梓人矣蓋若人得死道正得生道匪得一日之生直得千古之生矣用紀申請之畧

累之豈復有竹乎故畫竹必先得成竹於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急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兔起鶻落少縱則逝矣與可之教予如此予不能然也而心識其所以然夫既心識其所以然而不能然者內外不一心手不相應不學之過也故凡有見於中而操之不熟者平居自視了然而臨事忽焉喪之豈獨竹乎子由爲墨竹賦以遺與可曰庖丁解牛者也而養生者取之輪扁斵輪者也而讀書者與之今夫吾子之託於斯竹也而予以爲有道者則非也子由未嘗畫也故得其意而已若予者豈

二十字不明　與復學舍人音克諧鬼方來觀缺　石周公禮殿記前見洪邁隸釋

後見史子堅隸格中有數
格不同并載之以備參考

趙明誠禮殿記跋右按周公禮殿記者今成都府學有
漢時所建舊屋柱皆正方上狹下闊此記在柱上刻云
靈帝初平五年立距今蓋千年矣而字畫完好可讀當
時石刻在者往往磨滅此託於屋楹乃與金石爭壽亦
異矣記有云甲午年故府梓潼文君增造吏舍二百餘
間按華陽國志有文參字子奇梓潼人平帝用為益州
太守不從王莽公孫述光武嘉之此記所
在即其人也蓋光武十年歲次甲午云

文與可畫篔簹谷偃竹記　宋　蘇軾

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節葉具焉自蜩腹蛇蚹以至於
劍拔十尋者生而有之也今畫者乃節節而為之葉葉而

辨則辨矣然二百五十匹吾將買田而歸老焉因以所畫

篔簹谷偃竹遺余曰此竹數尺耳而有萬尺之勢篔簹谷

在洋州與可嘗令予作洋州三十詠篔簹谷其一也予詩

云漢川修竹賤如蓬斤斧何曾赦籜龍料得清貧饞太守

渭濱千畝在胸中與可是日與其妻游谷中燒筍晚食發

函得詩大笑噴飯滿架元豐二年正月二十日與可沒於

陳州是歲七月七日予在湖州曝畫見此竹廢卷而哭失

聲昔曹孟得祭喬公文有車過腹痛之語而予亦載與可

疇昔戲笑之言者以見與可於予親厚無間如此也

獨得其意并得其法與可畫竹初不自貴重四方之人持縑素而請者足相躡於其門與可厭之投諸地而罵曰吾將以爲襪士大夫傳之以爲口實及與可自洋州還而吾爲徐州與可以書遺余曰近語士大夫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可往求之襪材當萃於子矣書尾復寫一詩其畧曰擬將一段鵝谿絹掃取寒梢萬尺長予謂與可竹長萬尺當用絹二百五十匹知公倦於筆硯願得此絹而已與可無以答則曰吾言妄矣世豈有萬尺竹哉余因而實之答詩曰世間亦有千尋竹月落空庭影許長與可笑曰蘇子

且禦魑魅是鼎也豈徒靈感亦有知識不假雕鐫宛然文字實被上天之所錫表吾君之至異啟五百代之昌符成億萬年之寶位與夫遷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八百者不可同日而議宜書於册於帝之庭以合明德以昭神靈士有聞而歎曰昔皇帝作寶鼎三秦帝奠神鼎一周之衰也沉泗水而隱藏漢之盛也在汾陰而見出未有能表聖壽無疆應人文以純吉竊亦欲負鼎於聖世啟心而獻術若能使我徵於有商豈見遺於今日其賦雖存於書而神鼎久湮沒無聞於世

周旭公先生祠堂記　　四川學道周燦星公

梓潼神鼎賦以靈瑞珍寶出爲韻　明盧庚

於戲德包生植者不能動彼天之道瑞及飛走者未能感無愛之寶故知瑞之大者下及無心之金石德之深者上合不言之元運我國家高選理物光天順人膺景命闢坤珍由是函谷闢旁靈符出而啟聖梓潼郡內寶鼎光乎取新此鼎者聖人之大寶有國之神器量則宏深體乃殊異嶷如斷山之崟崒屹如巨鰲之贔屭峙其足者可以象三德虛其心者可以含萬類不汲而滿不燃而沸內烹飪以養賢上歊雲而作瑞應水火之封既調鹽梅鏤山川之容

越某年遷廣東雷州郡丞以平洞賊王之翰功不待報滿擢鳳陽太守已亥秋海賊犯順兄捐貲募衆泣血誓師且守且剿全郡獲安棠

世祖章皇帝進秩優叙無何遭鼎湖之變重興海獄前屬邑天長有某甲告乙通賊導引攫金天長令廉其情曰此為廹脅者耳不可以賊論請於兄釋之至是甲復告於讞獄使者坐乙以通賊當死令故出入兄失察皆重譴此辛丑冬事也兄忠魂耿耿回顧曲山不免有桐鄉之思迄今二十有八年矣余不才謬司蜀銜梓人士請建祠於文昌祠之側

梓潼白子田生令高平時金堂張鶴州行八偕二三友過訪會有降乩仙者所書語意悲慘難明衆請其故又書云諸子獨不記曲山風雨晦明之時乎衆乃哭拜於地曰此我周旭公夫子也因問尚在何處今何爲至此復書云余隨履孝王與偕偶過此耳此壬寅歲鶴洲在都門告余語也夫所謂履孝王者文昌帝君長嗣先是兄由甯遠廣文擢梓潼令時蜀地初開城郭鞠爲茂草兄棲止帝君祠中招流民墾荒田漸有起色立雲蒸大雅二社時集諸生訓課辛卯甲午兩科獲雋者數十人鶴洲田生輩皆其選也

素爲民害自是茹蘖飲冰除奸剔蠹其間平收吏之津貼節機戸之鋪墊罷正供之侵牟苴里書之科斂省驗紬以塞弊源定守倉以蘇里困正版圖則徭役必均整驛站則芻豆必公凡此草大害爲大利者歲省民財數萬餘金非深恤民隱不及此至若累世暴露積習相沿乃下令刻期歸窆捐俸助葬一時掩骼以萬五千計即西伯之澤及枯骨何多讓也甫七年四民安堵父老歡歌豈有所要而云然其得民者深也厥後口碑載道循卓上聞項奉

欽擢超拜桂史給事省中諸父老以卧轍難留書其德政凡

以誌不忘余重違其議姑許之祠成因述其顚末而竊有感焉先大父守保甯日兄生於郡署及令蜀蜀人曰先太守遺澤也不然曷長我民兄治梓克繩祖武故梓人至今思之余奉命衡蜀蜀人又曰先太守遺澤也不然曷長我士余深懼貽前人羞惟兄有靈冥冥中當有勉余弗逮者矣旹康熙二十七年菊月西川學使季舅燦星公題

高平白邑侯德政碑記　　兵部右侍郎高平　李棠馥

治人必有治法能吏不如廉吏邑侯田生白父毋由順治甲午鄉薦任山西澤州高平令下車伊始聞庶人在官者

里太平橋常有鬼魅迷人數月間斃命者七公至爲文往
祭之其患即消丁酉正月南城回祿延至北街風勢愈熾
公向火虔拜風轉火熄已亥督糧赴藏一載餘忽城內居
人夜聞傳呼聲入署人皆異之公果於次日旋署至今父
老傳其事余於是歎公之三異實與昆等於以知古今人
不大相逕庭也昔漢帝聞昆偶然之言稱爲長者誠至言
哉葢惟長者而後能爲循吏惟長者而後能著異績彼虛
文粉飾者不足道也邑之人戴公如父母頌爲神明咸欲
立石以詔來者公聞力禁之甲辰冬公讀禮歸邑人乃勒

二十條上請勒石以誌不忘且刋書垂遠以爲儀則將令後之傳循吏者有所考信豈特爲一時一邑重哉

梓潼劉邑侯三異記

劍州學正宜賓楊鵬羽

漢劉昆令江陵時傳三異蓋古人精誠所到可以化鳥獸格鬼神而不僅區區政令之末也梓邑地當孔道土瘠民貧令茲土者多弗懌焉歲丙申貴筑劉公奉

命至止見其邑雖衝而民易治於是廣招徠督耕織建學宮課士子不期年而敎化大行非復曩時之荒陬矣壬寅余代梓學事每得諸紳士言公之爲治也有三異焉邑南五

初入蜀世居梓潼入甲朝元山即今迎眞觀始祖嵩字維
嶽由梓邑生員考取貢國子監仕至湖廣永州府知府他
不可考入　國朝五世祖蓁生高祖先根號大恒精醫理
康熙中徙居縣東六里雨臺山别墅曾祖芳琳曾祖妣氏
羅祖春美字世璠由吏員候選縣丞皆不仕貤贈文林郎
祖妣氏范苦節載州志旌表節孝祠貤贈孺人父枝楠字
發榮號賓圃别號五山處士敕贈文林郎母氏楊梓邑恩
貢生楠之孫女例贈孺人公生之夕賓圃公夢雙鯉入室
以爲發躍之兆初梓邑屢遭兵灾頗少紳士賓圃公每充

諸石而丐文於余是固不容辭者公名應鼎字宇鎮貴州

貴筑舉人雍正三年已巳孟春劍州學正楊鵬羽撰

葉桂巖進士傳　　張香海

葉桂巖先生名上林號藩城桂巖其字也少補博士弟子員旋食餼俱梓籍嘉慶初學籍撥緜州因又屬籍于緜戊辰科中本省鄉試舉人庚辰會試成進士廷試三甲賜同進士出身引見後以本班歸部候銓鄉薦出菊亭瞿明府門主司爲戴春塘趙序堂兩先生會試薦出徐香珏先生門此公通籍之淵源也攷公家乘系出湖廣麻城明

暹公晝出鋤田夜歸讀書以慰親心庚辰中進士獲 賜
誥錫表裏各一端寄回敬上母作壽服曰聊以報慈親手
中線也至於夫婦和睦公配嘗患舊疾發輒逾月始痊公
待之厚未聞有片語嫉惡始終相敬如賓同胞一弟家政
付以摒擋每誡曰傳家寶訓顯而明細而切當時披閱用
知行已處世之道歷年所入館穀俱携交作家中費用一
毫無私公二子皆庭訓成名教約最嚴稍有非為立施夏
楚慮其喪德敗行也課讀甚恕欲其優游漸漬也故一句
一字皆先講解再令背誦初學為文取其義類淺顯者令

學領延師培植鄉里子弟及桂巖公生即預爲購書裝潢

以待六歲入塾讀書輒不忘而孝思純篤自幼奉親命維

謹竇圃公念葉氏宗派散失無稽手訂敦厚堂家譜俾公

隨時增輯仰承先志家有石硯一方深凹背鐫宏治年字

識爲始祖湖廣永州知府遺物公珍護之指示子孫曰此

先人從迎貞觀祖祠負回宗器世世當慎藏勿褻一物之

愛如此而水木源本之思更可知矣事母尤孺慕不衰庚

申教匪擾境隨母避難涪江西崖腹猶倚石讀謂母曰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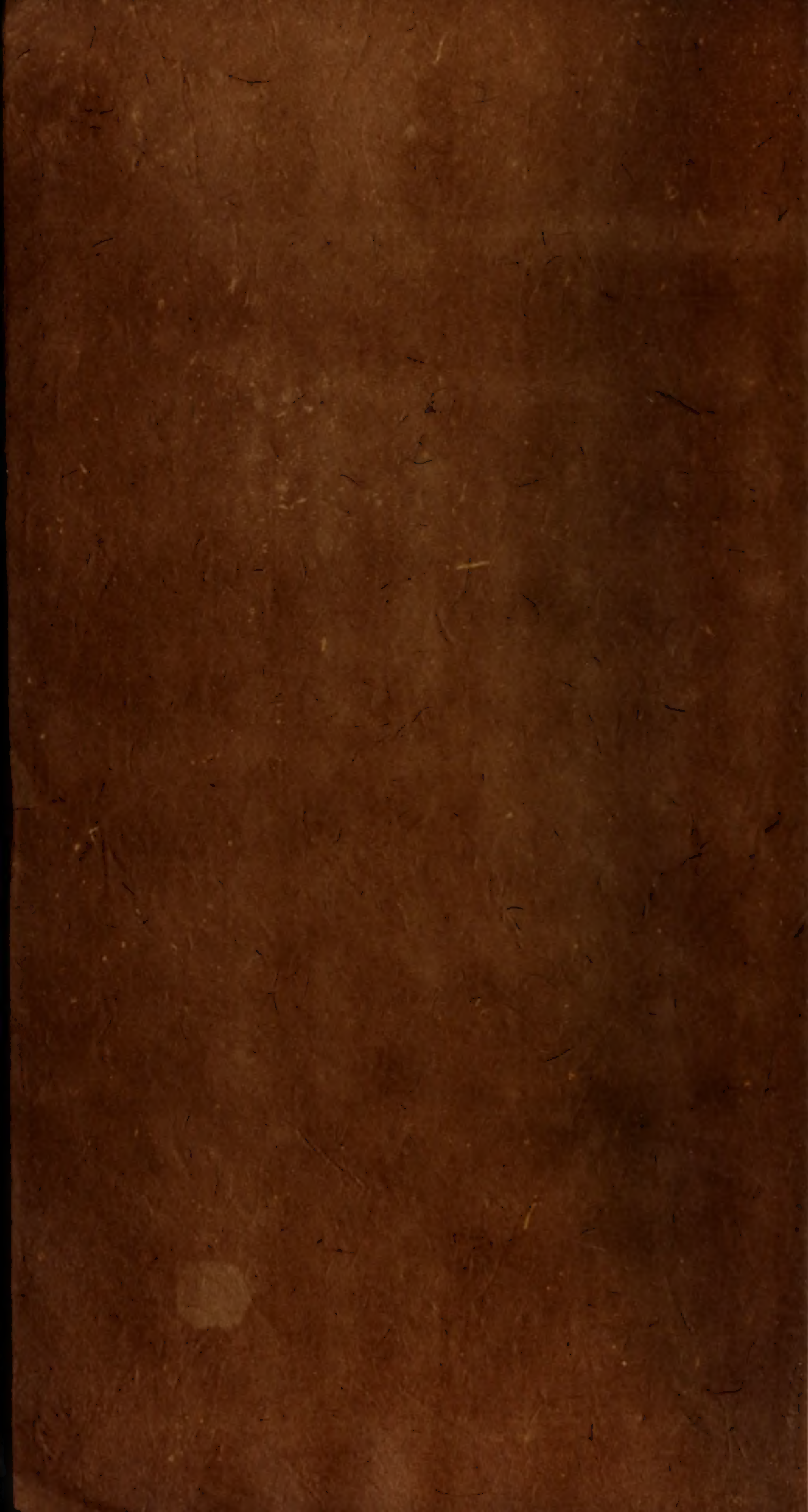
兇期即滅幸勿爲烽火驚賊過歸里歲值旱歉母拮据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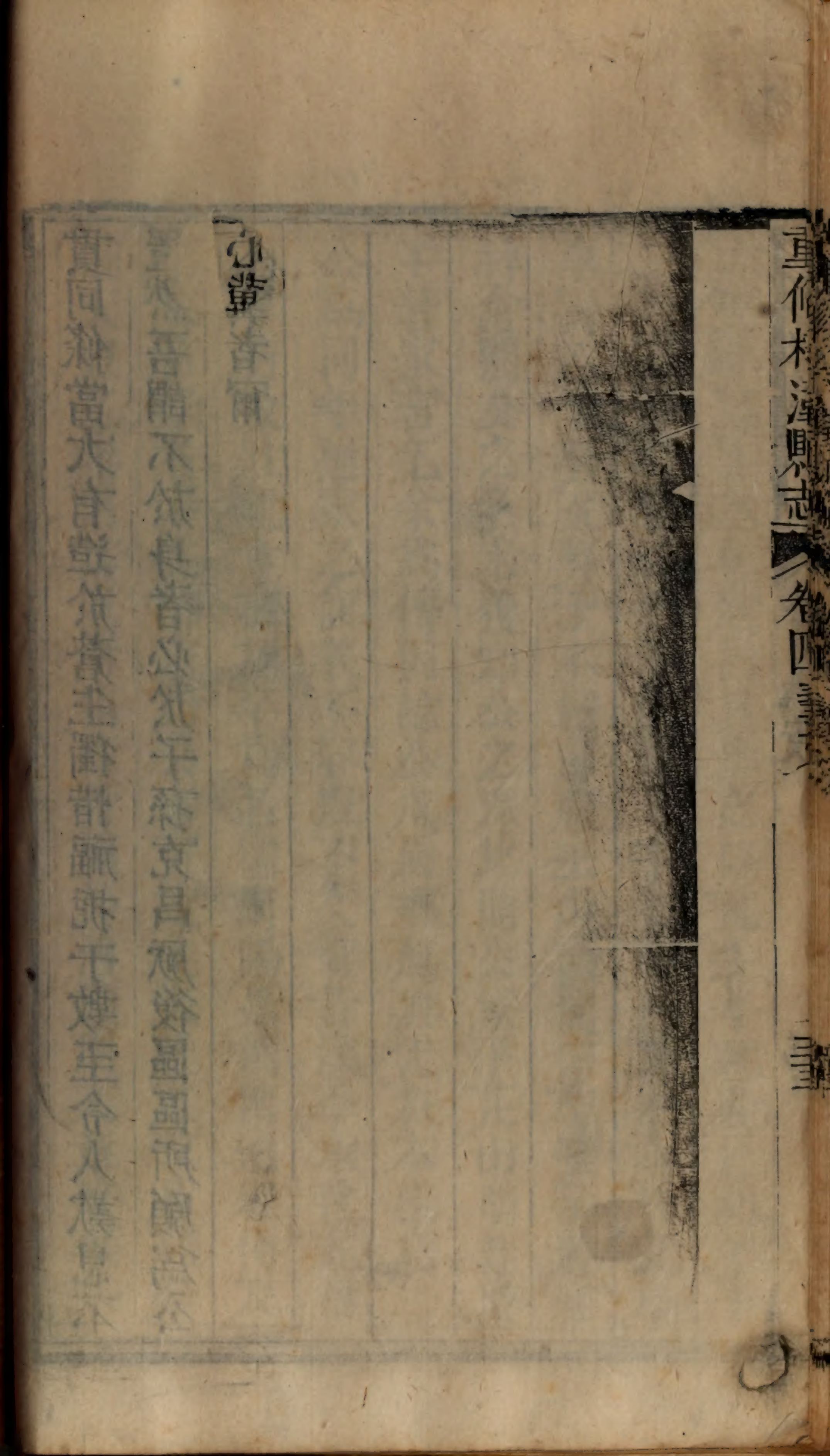
務以正心術爲主遇寒士則培植之不率教者婉辭屏退
及門知名士如劍州李春山明府唐黼卿郡丞梓潼觧元
劉冠五緜州舉人張竹溪其尤著也所評有四書集註一
部五經精義各一部選鈔周禮性理爾雅各一部制藝若
遠稿近稿及松巖詩草前後集俱藏于家公配安氏例封
孺人縣北鄉何家樓處士名奠次女年十九于歸孝事翁
姑克盡婦道敬相夫子德首容功舉丈夫子二含樸歲貢
生含棻廩膳生公生于乾隆乙未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未
時卒于嘉慶庚辰年七月初十日西安旅邸得壽四十有

熟讀以次加功理路要淸文法要明詞藻要揀局陣要嚴以之窮經史之奧義繹古文之本原不貴侈張勿逞才氣自然歸于正派若試帖律賦亦爲今時所重館閣非此未足以揚聲唐以律詩定科名宋以四六成制誥亦令相提並論不可槩爲末藝少師事卬一亭先生其人言動不苟勵志潛修公教人尤常引以爲法蓋其品誼之端有自來也平夙不談聲色不尚奢華不好干謁不染公事質實由于性生廉介出于定守人或目爲迂拘公不與辨教授門下士謙和之中嚴正寓焉恒以孝經小學諸書反覆講究

貫同條當大有造於蒼生獨惜福扼于數至令人歎息不
置然吾謂不於身者必於子孫克昌厥後區區所願爲公
心冀者爾

六是年葬于本宅𡑞內艮坤之陽配生于乾隆己卯年十
二月二十日巳時卒于咸豐壬子年四月二十六日丑時
享壽八十癸丑葬于本𡑞山腹壬山丙向山左張子時官
梓令聞公之名未獲知公之深比晤公冢子芃山明經出
手著家言乞余爲傳因諗公戊辰鄉薦與先叔本與梧二
公爲同年通家之誼義不容以不文辭昔漢季朱穆五歲
有孝行及壯銳意講誦卒爲名儒南陽延篤博通經傳及
百家言學者奉爲師宗如公者可媲美朱延之敦品績學
倘天假之年出其夙所蘊蓄者施於治績則文章政事共





心萱

